台學統

台學統卷九十九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躬行之學中　友行順行上

吳善士福

赤城志吳福仙居人性純實栝有巨賈留千金其家久之不至福爲懋遷得贏俟賈至悉以歸之賈曰向者吾留千金耳贏則君自致吾敢覬乎互相遜決之縣縣上之郡使中分其息福仍不受賈以其半捐之僧廬謂福曰君行誼如許不應久無子吾近得顏氏女願奉君爲似續計焉其後生子奉積至芾兄弟登上第歷顯宦云

浙江通志義行本此
兩浙名賢錄獨行同

棻按仙居吳氏發祥於福之積善其後有七進士二特科蓋福生奉奉生允昭始教子孫爲學允昭生師錫師錫生芾芾福元孫也芾與從兄謙詠及子津謙子浚詠子驤皆登進士曰汲曰洋蓋芾之從姪皆特奏名又有煥者亦進士蓋芾之從曾孫也至明有都御史吳時來亦福之後芾與時來國史皆有傳積善餘慶其澤長矣今之學者奈何孳孳爲利而不孳孳爲善也哉

杜善士椿 林興祥

黃巖縣志杜椿字大年杜曲人孝子誼之孫 按此疑誤孝子誼父

名建中此据葉水心墓誌曾祖明祖誼則誼先世居京父名玥不名建中蓋誼之名偶與孝子同耳
兆樊川因以名其兆且自號樊翁試禮部不中嘗特奏名因謝不出生平推己恕人爲善不倦嘗取龐德公語榜其堂曰遺安湻熙十五年卒年七十四葉水心誌其墓子煃知仁自有傳

杜君墓誌銘 永嘉葉適撰 水心集

台州黃巖有善士曰杜君諱椿字大年學以厚其質不爲浮華枝葉之言其行推己以恕人無矯厲嶄絕之事其處家居鄉自以爲我士也凡爲善與義而至於侵越其所守以涉於售譽取名之嫌者皆抑而不敢行故常足其分而已然其久而人自化服蓋其質之不可掩也

試於禮部不中當特奏名因謝不出年七十四而死鄉
人歎惜之湻熙十五年八月甲申君卒滿三月二子煁
知仁卽葬君於善化鄉親仁里之樊川而致其壻林鼒
之述來請銘煁為鄉貢進士鼒余友也為承議郎通判
筠州余觀夫世人役於時之好惡而終其身求以徇外
之纒墨為不足以卒喪其所立者多矣如君之安於一
邱而能自信獨樂耆老不倦以盡其死是可賢也故稍
采其平生之大意而銘之君曾祖明祖誼父舜卿夫人
商氏徐氏銘曰
君嘗榜其居之堂曰遺安義取龐公豫名其兆以牧之
之樊川而自號樊翁死命其子斂用深衣葬用三月曰

惟禮之從稼不使枯兮廩則不豐游於樊兮合族宗君最老而命歌兮和者幼童嗚呼爾後之人兮無墜此風

黃巖縣志林興祥景賢坊人少貧業行賈同賈分獲籌錢竟懽飲乃去興祥徐覆之誤多若干追還於塗鄰女將字而孤養視如己子擇對嫁之卒年八十四以子鼐貴贈宣義郎

葉適水心集林伯和墓誌銘父興祥贈宣義郎妣戴氏宜人宣義少貧業行賈同賈分獲籌錢竟懽飲乃去宣義徐覆之誤多若干追還於塗同賈殊惘然曰我媿君矣復懽飲而別宜人亦重義不吝夫婦義合鄰女將字而孤養視如己子擇對嫁之其人父母事終身葢宣義

年八十四宜人年八十二而卒

隱君朱鞠隱先生嗣壽

宋元學案朱嗣壽字得仁一字鞠隱本台之臨海人徙仙居台學自魯齋而後生徒甚衆先生少以文雄于曹既而慨然曰學不爲己雖多無益也乃益從事于性命之旨一切文詞必根柢于理桀巖周先生潤祖魯齋之嫡傳也少與同舍至是相見論學斂衽服曰高見層出吾弗如也長潭陶凱以師禮嚴事之嘗言世俗爲學不過資講說助佔畢求躬行之實無有也故力修門內之行泰不華欲薦于朝先生謝曰祿以逮親爲榮親已歿矣不願仕也泰不華重違其意而止晚治別業曰東園

蒔菊甚盛學者不呼其姓但稱爲鞠隱先生

鞠隱先生墓碣

天台徐一夔大章撰　始豐稾三

鞠隱先生諱嗣壽字得仁姓朱氏世居台之臨海十一世祖希逑事宋爲殿中侍御史六傳至宣撫司掌機宜文字友直始遷仙居之東門又六傳至鄉貢進士懋先生之曾大父也大父智父元豪補武學生母應氏繼金氏先生幼聰悟讀書數行並下日記近萬言爲文詞濡筆伸紙立就汩汩千數百言若不煩搆思者鄉校師奇之台自金華王氏得考亭夫子之傳講道上蔡書院從者甚衆而性理之學日盛先生既長謂學不出此雖多無益也遂研窮濂洛諸儒究極歸趣後凡爲文詞其爲

說必本之性命之藴不爲華言綺語以夸耀世俗同郡
紫巖周先生潤祖學術爲鄉里推重少與先生同舍相
見論學先生高見層出周先生歛衽歎服長潭陶君凱
視先生差後出亦以文學知名四方每見先生輒以師
禮待之先生嘗言世俗爲學不過資講說助佔畢求其
躬行之實葢有媿故其事父母凡力之所可爲者必盡
力爲之父母歿哀戚幾毁治家壙必如法不貽後憾其
處兄弟間懼夫情誼之或乖也作順德堂以示意其弟
既分財異居而家頗落其歿也諸從子貧不克葬出己
財葬之一不以累其子待宗黨不以貧富而禮義有厚
薄鄉人稱之春秋祭祀必遵先正家禮時物不具則不

以爲教子孫必以讀書爲先務且戒之曰不讀書非吾子與孫也夕則坐堂上召其子與孫來前以序立問其日所事事申訓之至二鼓乃退以爲常其見諸行事益如此忠介公泰不花貫台州進士及第及其蹐要路見台之老成前輩待之如鄉先生而待先生尤厚將薦于朝時先生父已歿一日聞之貽書謝曰祿以逮親爲榮親已歿矣不願仕也公亦重違其志而止晩謝家事治別業于東園引流種樹以自適蒔鞠數十本曰鞠有隱操吾實愛焉乃號曰鞠隱學者尊之不斥其姓氏因稱曰鞠隱先生以至正十五年乙未十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有九其配呂氏有賢行先十有幾年歿子男二長

公立次公成俱能世其學公成先四年卒女一適同邑楊宏祖孫男六曰某某孫女一適同邑呂志尹曾孫男幾人曾孫女幾人皆尙幼先生歿十有一年公立奉柩葬之縣東門外若干里鄉曰慶雲山曰石牛原曰東奧且奉其配祔焉實二十五年乙巳正月二日也公立旣襄事謀于其友安陽韓君謂曰墓銘未有攸屬韓君曰銘非徐君不可遂來請銘銘曰

爲學尙理而不尙多爲文尙質而不尙葩道不行于時而行于家斂華就實厥德孔嘉其歸也全抑又何嗟

故天台朱府君霞塢阡表　宋濂　宋學士全集卷十四

孝子之於親曷嘗有紀極哉唯恐其嘉謨懿行不暴白

於後世也件繫羣事既有狀矣足以昭於人人又有元堂之銘銘比狀著矣又有阡上之表焉益辭之重複者事必著甚哉孝子之心其有所慎乎仙居朱府君之卒多歷年所其子公立既請縣大夫前進士魏俊民爲之銘其二孫本棐猶以爲未足復來徵予文表於墓門揆於古義合矣予乃按狀而書之曰府君諱壽字得仁姓朱氏世居台之臨海宋殿中侍御史希逝其遠祖也殿中君六世孫友直仕爲宣撫司某官始遷仙居之東門至府君又六世矣府君之生岐嶷而深沈豐厚而敏慧自爲童子時夙翰孤鶱昂然野鶴之在雞羣見者莫不異之及游鄉校嗜齊羣經食芳而漱腴充然若有所得

且曰古者爲學精神心術一寓之於事爲或慮其有不正也必資體驗擴充之功所以皓首窮經不敢輕實之若拈華摘豔鉥心劌腎於辭章開陋之陋者也自是撫心酬物一出於正而異端無實之說了若不經意事父母輒盡其孝奉異母之兄甚於同母者凡事必咨稟而後行遇弟有恩及其早捐館舍諸孤貧喪不得入土府君泣曰兄弟同氣也死而不葬吾心其安乎即命堪輿家卜地而葬焉夫妻相敬如賓自委禽至髮白無反目之色教諸子力田孝弟不許事紛華靡麗遂名堂曰順德且賦詩以示意待族姻廬井曲盡人情不以貴富貧賤而爲薄厚疏數春秋祭其先儀文並循家禮升降跪

拜如將見聞其容聲人取以爲法治家甚嚴子孫朔夕冠帶承候顏色拱聽訓飭不命之退不敢退也晚年築室東園藝菊花數十本當秋高氣清金錢纍纍然布柔條閒府君熟玩不忍釋去或對之酣觴清詠終日且謂人曰菊誠吾良友吾殆託之以逃名乎遂忠介公兼善時出鎮於台聞府君有賢行將剡薦於朝府君謝曰仕將以得祿養親也親亡以仕何爲哉遂公亦不敢强未幾遘疾府君度不能起召子若孫訓之曰吾晝夜兢兢業業以克至於今日非惟仰不媿俯不怍抑且可以見祖宗於地下汝等守爾孝弟篤爾忠信蹈爾禮義厲爾廉恥庶幾不陷於有過之域吾雖死將含笑入地矣已

而遂卒時至正乙未十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又九

府君曾祖懋宋鄉貢進士祖智父元豪補武學生妣應

氏金氏府君金出也娶同縣呂氏先十三年卒子男子

二公立公成公成先四年卒子女子一適楊弘祖孫男

六木松棠棐棣楫木棐卽來謁文者孫女一歸呂志尹

卒後當某年月日葬於縣東一里馬鼻山霞塢之原禮

也嗚呼士君子之立身也其功名烜赫於世則登名於

國史其次焉則書於郡志又其次焉則藉薦紳之立言

者以傳及其久也未嘗不與史志相爲頡頏有若府君

之行斥乎澆漓葆乎醋熙一本乎眞誠而弗事乎詭隨

此所謂一鄉之善士非歟是宜揭之崇阡以爲聳善扶

世之計而所媿者予非其人也雖然予久居禁林海內名公卿及賢士大夫所銘者多矣鮮有徵文於十九年之後者而木與棐有焉則其久不忘乎親可知矣予雖欲辭之而烏乎辭之若木與棐者亦可謂之孝孫矣乎是爲表

理問謝玉成先生理 弟珪

謝理字玉成黃巖小澧人以武功累官行樞密院都事升經歷仕終理問負才氣所至多善政父克嘉號四友宣城校官以行義著於里族有子五人令從鄉先生周仔肩學皆有文行克紹先緒次子理事伯兄瑾恭愛篤謹諸弟化之男女八十餘人合居共爨雍睦無閒言臨

海朱長史右爲撰謝氏義門記弟珪著謝氏家訓凡冠昏喪祭悉遵紫陽家禮而飲食起居之節則取之浦江鄭氏焉宣城貢師泰爲之序黄巖縣志無傳惟選舉志云謝玉成小澧人行省理問今從白雲槀玩齋集補爲之傳按元史百官志理問正四品經歴從六品都事從七品盐理山都事升經歴仕至理問也

謝氏義門記　臨海朱右伯賢撰　白雲槀六

距黄巖西四十里曰小澧山谷盤紆水木清麗謝氏世居焉自四友先生以行義著于里族延師教子搢紳名人多賢之生五子皆有文行恂恂怡怡人無閒言經歴君玉成先生次子也事其兄玉華恭愛篤謹諸弟相承順婣婭諧協無貳心至正庚寅以來海邦弗靖屢更憂

恵而謝氏兄弟攜持友助尤甚平時一日相與謀曰人言難得者兄弟吾家合貲同居以敦友悌之義無乃不可乎於是兄弟翕然樂從毫毛不留于私悉歸諸公藏歲時出內有常數衣食祭祀有常式旦望聚長幼謁祠堂男女異序拜坐有禮儀飭有規日執治其事子弟其業僮奴其役整整中矩範不少繆盩鄉御信之大夫士頌之有司將上其事以旌異之玉成迺曰性莫貴乎人吾戴天履地行所宜爲非敢以聞於人顧吾子若孫得因長老之言有啟于中永守弗墜是吾願也予作而言曰大道之世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尚奚節義之得旌哉自夫仁義禮讓之風弛而表厥宅里之典行

彝倫日斁孝友罕聞斗粟尺布之謠鬩牆投戈之怨豈忍言哉今謝君兄弟當波頹風靡之餘一振起之毅然爲人所難固爲賢矣然猶以垂裕淑後爲事何其用心之仁若是昔漢石奮以孝謹聞傳敘其子孫遵教弗失位至丞相若二千石者十三人唐張公藝兄弟同居至於九世天子親幸其第以寵異之夫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尚何慮子孫之弗永也耶予聞仁者必有後當於君家驗之矣予忝同郡殆見聞風作興予則與有光焉因不辭而記之

遺書

謝氏家訓

黃巖縣志元謝珪撰珪小澧人上蔡先生之後兄弟五人同居不分男女八十餘口雍穆無閒言因著此書以爲世守見赤城後集今未見

謝氏家訓序集　宣城貢師泰泰甫撰　赤城後集　玩齋集

天台有著姓曰謝氏自其先上蔡先生以洛黨出居是州子孫散處亖蓮苦竹間幾三百年再遷小澧則宣城校官克嘉君也君嘗受知於素履鄧先生生五子曰瑾理珪珽璋理以武功累官行樞密院都事總制餘姚子使過其地理迎謁甚謹且告予曰理弟兄五人從鄉先生周本道學甚幸不墜先緒今內外八百餘指合居共爨凡冠昏喪祭悉遵紫陽家禮而飲食起居之節則又

取之浦江鄭氏爲何慮行之不逮守之不固也理弟珪嘗著爲訓請一言以垂永久竊聞之奔馬之逸御之以銜轡輪之馳止之以柅家範之放正之以身蓋身猶器也家猶水也器圓則水不得不圓器方則水不得不方子能正其身家其有不正者乎然正身亦有道矣持之以敬行之以義示之以廉守之以信而又處之以均平撫之以寬厚則如水之在器雖欲不爲圓方得乎夫操尺寸之度以絜長短而天下之物不能逃者有其道也昔之人若河東柳公綽東平張公藝九江陳袞滁州李昉皆治其家使久而不廢亦曰知此道而已矣今子能正其身以及其家是猶圓方之在器長短之有度雖欲

違（原作遠誤）而去之其可得哉吾知謝氏福澤之未艾也理

字玉成負才氣所至多善政云

遺詩

續蘭亭會詩　都事謝理（兩浙金石志）　補侍郎謝塊

瞻彼阿邱神禹祕之茂蔭嘉樹清泛芳池臨池引觴銜

銜以嬉俛仰千古逝者如斯

春溫散晴旭灌木浮嘉陰良辰事脩禊我友欣盍簪方

池注清流可以濯煩襟一觴復一詠暢情忘古今

處士黃松塢先生尚斌

赤城新志黃尚斌號松塢太平人讀書識大義每閱史

至奸臣賊子處輒掩卷感憤或至唾罵乃已嘗見人有

溢其困者乃佯為不知而避之其狷介而能有容類如此年九十終以孫孔昭貴贈工部右侍郎詳見商學士輅所為墓表

黃巖縣志黃尙斌名禮遐以字行號松塢洞黃人讀書識大義每閱史至奸佞傳輒掩卷感憤或至唾罵嘗市紙於肆其人誤溢其數翌日持往還之又嘗見人有溢其困者佯為不知而避之年九十終以孫孔昭貴贈工部右侍郎

萬厤志論曰厚矣哉黃處士之德也鄉人至今猶嘖嘖道之噫欒氏之興書之餘慶也與

松塢黃公墓表　淳安商輅宏載撰　赤城後集

公諱禮遐字尙斌姓黃氏別號松塢故兵部職方主事彥俊之父今吏部文選郎中孔昭之祖卒且葬已二十年矣孔昭懼潛德或泯特具事狀徵予爲表將刻石墓道以圖弗朽按黃氏世家台郡之黃巖今屬新分太平縣所謂洞黃之族徙自閩昭武鎭都監緒至公十有四世衣冠禮義視他族爲盛人因以洞黃稱之公高祖軻曾祖文質祖德深皆號長者德深兄弟尤篤友愛嘗扁所居樓曰集怡一時士大夫多爲詩文美之考與莊敦厚信實搢紳推許妣金氏繼葉氏俱有賢行公天性明達讀書不爲辭章之習於聖賢嘉言善行記誦不忘思欲以身體之弱冠出應門戶公私規畫具有條理而邪

以煩於父兄諸弟治家取衣食僅足有餘悉以爲教子之需諸子既長有倦于學者即勒使歸田曰四民之業惟士與農外此皆逐末非黃氏子孫所當務也臨財一無所苟嘗買紙于市誤與過多覺而還之戒從者弗言曰彼所得無幾知爲我見將終身懷慙矣按戒從者上有脫文家人貿易歸未嘗較其物之美惡與價之多寡但曰好好子孫或爲升斗所贏以求利者輒斥之曰爾曷弗留有餘以遺子孫乎公家教甚嚴待人甚恕鄉閭中事有不平皆取決于公至斗斛權度之微亦必以公爲準蓋其存心剛介是是非非一斷於理人皆敬而信之邑大夫鄉飲每虛賓席以請力辭不赴職方在任時例九載始

得推恩因累辭薦擢冀得貤封于公而以疾卒公聞訃
哭之曰壽夭命也兒能盡職業郎顯揚在是曷以封爲
自是十餘年益强健康和天順戊寅閏二月乙丑無疾
而終晚歲好讀通鑑綱目至奸臣賊子事必掩卷詈不
絕口未卒前一日猶手一編坐松下展讀不倦距生洪
武戊午七月二十三日壽八十一娶葉氏繼葉氏祝氏
皆有婦德子男八長瑾爲里社師號桃溪居士先卒次
瑜郎彥俊正統丙辰進士歷官有聲後以子孔昭貴贈
奉訓大夫吏部員外郎次寶次琉次瓏次瑔次璘次璲
邑庠生女一適許韶孫男三十二長昷次曜郎孔昭天
順庚辰進士歷主事員外郎郎中清才卓識燁然著稱

于時其遠大未可量次暅暟炅昳昂昇照暄昊晉曠喇
晛晒昦曒暕旻昉旦會暌歆昌暎㬉邑庠生晥煦晰睄
女四一適金鳳一適吳行寶二在室曾孫男二十三女
六玄孫男四墓在金字山之原先葉氏祔焉孔子論質
之近仁以剛爲首嘗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曰棖
也慾焉得剛夫仁則必剛剛則不屈於物若公剛介有
守豈非仁者乎夫仁者必有後是宜子孫衆盛顯榮光
大如火然泉達由是觀之公身之福祿殆未艾也予故
表於其墓

歲貢應伯泉先生匡 父巨

台州府志應匡號伯泉仙居人父巨故饒于貲急然諾

嘉業堂刊 吳興劉氏

好施予人有所求無不曲應會里中大疫比戶相染父子兄弟皆避去故舊罕臨視者匡遍詣諸病所探之捐貲爲市藥求醫所活百餘人匡能承父志鄉先達王刺史存忠善其爲人以女妻之存忠精堪輿術爲匡卜兆以厝父匡曰其地信佳當與從昆弟共之遂蠲吉以祖暨諸伯父合葬焉存忠歎曰天地鬼神實臨汝心厥嗣其昌無恃地脈爲也年二十餘于庠以所得廩祿分贍同庠之貧者洎貢又三讓其次或詰其故曰彼親老家貧而齒復長於我豈市恩哉子大猷大桂俱進士參浙江通志稍改節之

棻按仙居應氏自巨匡大猷累世積善其後大猷子

存性存卓存卓子汝化猶子朝卿皆進士存性兄存初子世科皆舉人大猷從曾孫昌士欽賜進士益四世而七進士二舉人與宋之吳氏匹休焉世徒知大猷爲陰騭尙書而不知其爲眞理學蓋其孶孶爲善非有邀福鬼神之心而鬼神鑒之自降之福豈若世之談陰騭者欲以其善爲沽名市利之地耶夫孶孶爲利而不愛名固爲富不仁矣孶孶爲善而欲藉以沽名市利則其爲善也亦何以異於跖之爲利哉

拔貢周鏡初先生鑑

太平縣志周鑑字枚有號鏡初縣城人父歿甫五歲十一歲兄又歿母撫養成立自少知念母艱思所以悅其

志從金秋屛先生學按金季琬字序璧雍正癸卯拔貢精進日異歸輒依依親側向例選貢多科試前列者得之乾隆辛酉君獨以二等拔取爲破格之事顧不以一貢喜家居孝養不赴 廷試母歿枕柩側數年自謂失恃後倀倀如無頭路人初年攟經摭史爲文雄恣繼乃斂華就實專意四子書尤殫精河圖由李安溪周易觀彖上窮邵朱啟蒙及皇極經世奧旨終日正襟玩索有得則旁注蠅迹殆遍一一正書不敢苟性廉介授徒所得脩脯外一介無取鄉閭高其行偶出見者皆聳敬之卒年八十餘門下生哀其留稿書梓行

按光緒三年浙江巡撫梅啟照疏請入祀鄉賢祠經

禮部議准於十二月二十日具奏奉 旨依議欽此

謹將奏稾事實附後

附錄奏稾

已故拔貢生周鑑浙江太平縣人少孤母撫養成立念母艱劬思悅其志自幼逮長無少離尤乾隆辛酉科選拔生家居孝養不赴 朝考同年友約同車入都荅以隻身母之所倚偶離膝下母輒涕淚今老且衰鑑去誰託及母沒寢柩側數年至葬乃已隱居授徒規行矩步先實行而後文藝其館規一以鵞湖鹿洞爲宗性貞廉束脩外一介不取安貧樂道身未嘗入公門於宋五子書殫心數十年尤精於易嘗取皇極經世太極圖說東

西銘等書朝夕玩索有心得則旁註之著有大學中庸訂解訓錄辯錄等書

遺書

大學中庸訂解二卷

太平縣志其書有自解者有雜引儒先說加按語者先總論次逐段分節義理融洽脈絡分明蓋於宋四子書殫心數十年故所得之邃如此沒後外孫

當作五

葉純修爲刊行

訓子編一卷此書太平縣志不載今具錄全文於後

按此編乾隆甲戌著先生年四十二用四言韻語而自註之凡五百六十八句略分七章皆論爲學之方

由小學而入大學以宋賢爲法以曾子爲師負布帛菽粟之言也末附其墳葉本東定性堂四箴蓋亦本東子純修所刊歟

維天生人厥有恆性仁義禮智四德分定發而爲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因感類應心統性情貫乎動靜理與氣合乃虛乃靈惟此虛靈貫於萬物藏之方寸六通四闢名曰道心性命是則察識擴充上達天德又有人心分途而出鼻口耳目臭味聲色四肢安佚彼引此逐生於形氣還將我役省治不力下陷人慾藐爾一心二者相雜聖狂辨界人禽分局故舜命禹特嚴提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存此幾希精一載書敬義見易

精一要矣敬義尤亟敬以直內大體克立義以方外百爲胥飭敬義夾持精一相翼志早自定功久勿失效彼先正葆我眞覺漸進深造斯之謂學（以上總論爲學之法）學之理同事分大小小學之事小子當曉孝而父母友于兄弟動必端詳言毋誕鄙立誠敦朴習勞執禮敬長尊師下人責己過勿憚改能勿自喜夙興夜寐灑埽庭內呼則應唯問則敬對出入須時居遊審類儉乃服食式厥進退書明句讀音義勿昧字正點畫省別宜戒念防邪僻氣禁傲戾習忌猖狂量怖瑣碎業精於勤功荒乎怠寸陰尚惜永日弗愛聖基蒙養汝敢自外修行學文勿辭其瘁（以上提小學之綱）凡是訓行前言略備孝友兩端首申其

義人生百行孝為之先孩提知愛天性本然匪父何怙匪母曷恃人無智愚孝當勉致冬溫夏凊晨省昏定出告反面色愛養敬試視羔烏炙為梟獍始保體膚終揚名姓至於兄弟同氣異體兄愛弟恭手足是比讓食分勞均利共苦式好無猶急難禦侮有裕交瘉各自謹焉日遊月征共相勉旃杕杜所咏鬩踽何堪常棣之詩究圖亶然自有人倫造端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皆契敷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舉修人紀五品以遜教隆於上乃敘彝倫學明於下以道修身言動諸條禮詳儀則今略著之庶知所率目毋斜視耳毋傾聽手恭足重翼笑祇慎坐必正席毋踞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且側俯戚仰驕手拱背直立正其方跛倚匪莊不爲物遷溫恭有常行徵仁義遲速中節步舒武重規周矩折心苟定矣言重以舒躁多吉寡易誕煩支尤貴有物最惡無稽哆喋涎哂匪妄則愚勿貳以叄勿東以西丙主忠信崇德之基黜華務朴大成之軌松柏常翠桃李易萎人情畏勞强勉與習湯勤小物侃勵運甓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身體力行事事勉諸弱承尊長其容齋遬隅坐隨行恂恂自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傳道解惑惟師之力卑以自牧是曰下人彼上人者加少臨深不加少以爲多不臨深以爲高禮儒行人不我是當責諸己己苟未修責無容已見過內訟聖所警發上達下流此其機括惟謙受益惟

宏執德微長檝喜器滿斯覆與寐失節必忝所生晏安酖毒懷安敗名朝氣最銳夜氣倍沈受業討過無慽始寧生不滿百夢寐居半息偃在牀自奪其算昇埽除天下夸大實甚庭內匪小致遠惟近灑以浥塵埽之淨盡曲禮有訓內則所謹凡應父師唯速諾遲卽一應開敬肆可知長者有問對必詳明周事盡意毋掉輕心出入有時心性不蕩心與身俱放縱兩喪友以義合以義擇也若彼匪人亟宜絕者卽偶爾因亦莫苟且蘭室鮑肆語當藏寫服奇志淫肉食者鄙奈舍身心卻營口體惡衣惡食士無厝恥儉以養德師諸葛氏主賓相接當請進退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入道尙右以右爲尊讓客於右

已後而參門則讓入階則讓登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先拜主人主人不問客不先舉蔡按東階西階古禮則然今無此二階矣文以載道四子五經生人立命天地立心儼對聖賢塵慮勿擾盥手整衾端坐凝神意半則讀意完則句音辨四聲義核疏註業忌汎涉辭要成誦熟讀精思切已致用字者滋也六藝之一周官保氏六書是職象形處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大法當明山川州木字象其形行走上下指事而成蔡按行走非指事會意之字信武忠恕本蔡按忠恕本諧聲字諧聲之字遠近遭遇本屬此字轉注爲彼音換義移考老誤擬蔡按說文不誤後人誤解因疑其誤耳理本玉理果本木果假借爲

用其字亦夥案按此說亦非余有六書解辨之詳矣六書不明字學弗精點畫任意省別妄行考字之方先查小門溯源篆隸討正說文作字之法心正筆正指實掌虛神完力勁射以觀德學宮所習道在審固志正體直以御物變九數當知大小歸法日用所需不遵訓辭將犯戒語杜漸防微自勝在汝淫蕩險詖是曰邪僻矜己忤物是曰傲戾任放為達是曰猖狂蠅營蚓結是曰瑣碎有一於此莫大之害念慮事為交修罔怠案按凡是訓行至此皆申明小學之義嗚呼小子凡我所言聰聽典聽允蹈允懷懲忿窒慾乃以有身克勤克儉乃以有家遜志時敏乃以有學不伎不求乃以有品改過遷善乃以有益其難其慎乃以有終成立

之難難於登天覆墜之易易於燎毛圖終惟始愼乃初服以上結前小學之說思古君師御治垂則用俾斯世有造有德幼有小學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以植其基長有大學察夫義理措諸事業以觀其成性分固有職分當爲成人小子不萃者誰迨至今日猶傳其書宏綱細目聖謨燦如苟非暴棄口誦手披思學並進當得指歸我則何人敢有危言況不身教強聒奚安顧爾幼稚甚愚而昧讀聖賢書或侮或悖吾爲此懼不能默然大小學書皆導其先矧夫太學廣大精微承學之士如天莫梯加以頹廢視之漠如孔曾明訓若罔聞知脩身爲本聖經要言即此一語凜者誰焉十傳所釋切至丁寧肇蹈其戒曾

不少醒志既不立心又不敬罔之生也痼疾迺病父之愛子教之義方己即無成子能弗望故引於前復期於後道雖高美求之在我（此從小學說到大學）試以管窺與汝深言繹經以傳希聖在賢無曾之心學曾之學中失所主已物皆錯我觀曾子操心使覺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因詩之言想言之境設以身處神骨皆凜誠臨深淵誠履薄冰慄慄其體惴惴其心何有於彼豔色兼金汝於日用必常如此如火烈烈不可嚮邇欲自退聽理自卓爾以此格致以此誠正以此修身明德常瑩其於家國其於天下一民未新塗炭而坐魯者能是竟成大賢不待三十篇貫已傳茲其要矣更有其全守身取詩豈三百篇

作聖取易艮象一言以位致思心官不曠思以位範思乃無妄思睿則聖無妄則誠動而無動艮背行庭位內克盡位外何願徑義無慊晉楚莫炫塵俗汶汶久斷繫戀猶向心曲刮垢磨光不忠不信日省弗忘從事吾道本忠行恕心貫萬事妙契歸趣道有其要於聖聞孝仁有其體於聖問禮由是而宏由是而殺託孤寄命大節不替學如曾子眞大人學道待而行十傳以作以上八十句卽從曾子之學討箇入處有爲若是曾子其師誠果而確知至至之先立厥志主敬以持讀書窮理切致吾知靜存其本動謹其幾七情感發誠之於思百體運酬守之於爲子臣弟友盡我大綱冠婚喪祭守我大常辭受取與謹我大

閑聲色貨利嚴我大防大者克殫小亦罔忒事歸諸道物還夫則情符乎則性完其德我所本無去之務盡我所固有復之必全盡所本無是爲無我無我則虛生死同歸全所固有是爲誠身誠身則實天人合一人也而天此樂何極尊聞行知孜孜不息以上括爲學之始終

遺文

荅寧海同年陳載鏞書 太平縣志

於四月日接手教辱以朝考不容不到約同車赴都辭意慇懃捧讀之餘感與媿併夫必受職方得銓選弟非不稔知也宦遊成名未爲不孝弟非不謂然也然客歲自郡歸進都一事未嘗敢言及者豈置功名於度外哉

良以弟之遭際難於常行有不可與兄同日語耳兄宗支蕃衍而弟自高祖後五世一身嗣續不絕者如綫頻年以來弱而多病宗祀所係心常惴慄兄有令弟可承二人歡弟僅隻身毋之所倚偶離膝下數半日毋輒涕洟不自勝余老且衰弟去誰託兄親朋如雲兼多高誼而弟性孤清親串雖不我薄半多貧苦欲自探囊橐則又空空羞澀兼之學殖荒落無奇技異能可以走名公卿門邀先達之知以揚聲譽若此數者曾有一之可以赴京都應朝考者乎前之得此本屬望外自我得之自我置之復奚言哉而弟用是竊羨兄也兄豈廄奇材本非久居櫪下者而時復濟之挾足以進取之資値得進

取之邇遊歷神京　國家愛才當路必有相見恨晚者
行見掇高科登膴仕板輿迎養效潘安仁故事豈祇依
班就職取微員薄祿云爾哉雖然燕去台數千里道遠
時長善處匪易頤卦謹言語節飲食陟岵行役歸於能
愼弟不自量竊取易詩之旨爲兄遠行贈兄勉矣學行
之成名位之顯有日也弟亦當自刻厲他有可妄冀者
不敢自棄感兄年誼媿不克承命謹道弟之所處併所
以祝且規於兄者以復雲山迢隔無由親聆謦欬臨椾
悵然

孝廉王裴山先生映玉

黃巖縣志王映玉字章達號裴山鎭鼓巷人嘉慶癸酉

嘉業堂刊

舉人爲人務行誼重名節尤篤於孝友年十五母卒哀號欲絕不茹葷者三年事二兄老而逾敬弟疾躬湯藥歷久不怠鄉黨後一上公車遂絕意進取主講萃華書院獎成後進諄諄以立身行己爲勖而以餘力及於文藝故從游者多端士焉有兄弟爭墓地將訟于官爲解常棣詩未終泣罷邑西六都下接海潮上匯岸溪柔川小抗三港之水動成巨浸映玉度地勢設法疏通水患稍息其學以誠善爲務忘己濟人多可稱述詳姜明經文衡所爲傳同治七年巡撫馬公新貽奏准入祀鄉賢祠子樹祺邑諸生

王裴山先生傳 姜文衡撰 北山文鈔 稍節

先生姓王氏諱映玉字章達裴山其號也其先自郡城黃甲巷遷黃巖西郭外之鎮寧街至庠生仲彩公之瓚復自鎮寧街遷城內振鼓巷先生曾祖也庠生介爾公錫圭祖也父庠生默思公篤恭以果敢任事聞於時有子六人伯章持仲章江元配張孺人出先生及弟章選章民章楙皆繼室陳孺人出先生性純篤寡言笑自幼端慤如成人及就外傅苦質魯默思公慮其無成欲使徙業先生泫然流涕不能出聲公不忍奪其志乃專意令習儒業先生益發憤攻苦無間寒暑恆夜分不寐倦則引水潑目或戴重立誦蓋自成童至壯歲十數年間解衣偃寢者不過百餘夕以故積日累月潛心深造進

而益上卒能變其不敏之質乾隆乙巳學使東臯竇公取入邑庠癸丑受知於韓城王公食廩餼當其就傅也講讀之暇不預羣居徵逐一切稗官小說家言道勿視也惟好觀先正格言以聖賢自勵故其生平務行義重志節而尤篤於孝友年十五陳太孺人以暴疾卒時適在外家聞訃奔歸以不獲躬親湯藥攀柩哀號如不欲生默思公諭以孝在克家毀不危身毋重吾戚也乃勉進饘粥苫塊讀禮跬步不苟遊庠時年未弱冠默思公以食指繁多家業中落令諸子析居而先生獨奉默思公就館課徒以所得脯脩時進甘旨默思公性嚴毅家人稍不如禮輒徵詞色先生先意承志能得其歡心杖

履起居盡心防護積二十年無小懈迨公考終居喪盡禮一如陳太孺人時仲兄子眾室隘爲贖所與屋益之幼弟章楙得祟疾狂毆眩暈喧呶不休先生齋沐禱於關壯繆廟復投牒城隍神疾良已既而章民患項疽崩潰淋漓呼號竟夕先生扶持牀榻躬親撫摩不避穢惡如是者數月無倦容凡朋友門人之貧乏者必量力周恤有鄭生者以失館屢空時至齋中先生詗知之數以蔬銀助其薪米南城陳魯川先生執友也某歲將除先生造訪問度歲計曰今晚糧已絕矣遑問其他先生曰吾有稻米將供臘祭請遺君友固辭先生曰祭可儉也食不可緩遽歸遣人負送其家而自以蔬果淨水祭其

篤友誼周人急類如此初先生赴秋闈禱於于忠肅廟夢神提其肩揖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歸以白獄思公公曰提其肩者一榜也見利云云者以成人望爾也爾其勉之然科名止是矣先生自是益敦行誼樹風節及嘉慶癸酉旣賦鹿鳴僅于丁丑一上公車比歸而弟章選病歿嗣後絕意進取專以教育後進爲事其教人規條嚴肅而功課則隨其質之高下不強以所不能大要以立身行己爲本以讀書窮理爲務而以餘力及于文詞一時從遊之士皆束修砥行無佻達風乙亥歲邑大水六都等處蕩析尤甚先生與同志數人勸諸紳富釀錢振濟富家聞先生主其事咸踴

躍輸捐不數日而事集所全活無算有孀婦沈氏母子三人貧難自存兄弟勸其再醮婦日夜飲泣先生爲倡一會得數十金出息以給薪水其婦得以完節終友人林某年三十而卒遺嬰兒三其妻青年守志惟賴紡績自給雙目幾盲約同人其爲義會月給千錢至其子成立乃已他若修宗譜葺家廟修造文廟創立朱子祠以兩廡爲縣試考棚及疏濬河閘甃理賓興皆先生首倡云邑令黎暢園葆醕雅重先生學行延主萃華書院講席有疑難事輒就館請決嘗以某事質先生曰宜如此黎公曰如此恐格于勢先生曰事當論理不當論勢黎公首肯者再由是益見敬禮院中供膳膏火向取給於

三岩田租舊因墾築者與報陞者爭田互控邑令路公
邵斷歸膏火而墾者復私報百餘畝致涉訟多年佃人
擱租不納比先生爲山長各佃爭先輸繳先生會同董
事親率丈胥按畝清丈繪冊牒縣給墾築者工費其私
報田弁入膏火費則取之匿租佃人至報陞者之費無
所出即自取供膳銀予之由是五十年之積訟賴以頓
消及漸令琨涖任仍延主講席時以白金增貴會諸紳
士議加折耗錢先生堅不與議及議垂成又移書爭之
大約告以愛人節用潔己奉公之意娓娓數百言卒不
能得乃杜口不談公事踰年遂卻聘先生早歲刻苦力
學志切顯揚迨登賢書後歎逮存之無人饋養之不及

每遇忌日不茹葷酒雖遠出必歸進饈展拜太息出涕孺慕之心老而彌篤晚年二兄猶健在歲時伏臘必會飲以爲樂家居無外事至雀角之釁有關倫紀者不憚煩猥爲之排解嘗有親串與五服兄弟爭墳界各欲控縣先生廉得其實令曲者出錢一百僱肩輿舁直者之母歸卒兩人至社廟一揖罷訟人呼王一百先生傳爲佳話陳魯川嘗語及門曰裴山先生吾所奉爲叔度者其他盛德衆所共聞惟某年在郡邸送客出門有偷兒闌入攫其所有吾爲執之先生歸寓熟視曰此人非無行者予以錢而遣之屬勿洩予密探之果然深服其大度而細心汝曹誌之先生卒于道光癸巳年六十有七

配牟氏孀女誠不佞佛不觀劇不私已有能善成先生志子樹祺邑庠生女字同里蔣啟明年十四夫亡望門守志孫二廣履廣綏

贊曰衡少時從舅氏錯菴公晉謁先生獲承提命見先生和粹之氣溢于面目固知其爲有道仁人也比長數聞其嘉言懿行益用奮興恨不得親炙而步趨之今嗣君以狀來請次其傳衡雖不文竊幸依山斗之末光有榮耀矣嗚呼世之士習日衰先生卓然以古大儒爲志見諸躬行施于教澤庶可以障百川而迴狂瀾乎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微先生其誰與歸

貢生王蔚三先生培槐　子維哲

同治黃巖縣志王培槐字元喬號蔚三西王人庠貢生家饒於貲慷慨好施與每夜默坐記竟日言行及意念得失錄爲功過格初持時或泣或歎或搥胸頓足喜怒交乘後漸夷懌或曰先生殆有功矣培槐曰子誤矣功過格所以糾過非所以計功也吾但求寡過而已敢言功乎嘗從臨海金誠齋學同邑蔡人麟博學能文常佽助之時人藉以全活者毋黨十三家妻黨九家父黨數十家籌捌賓興事例建宗祠濟荒歉拯溺嬰優禮師傳獎拔人材有善事三十六條訓子姪年三十六卒子維哲

光緒黃巖縣志王維哲字艮濬一字發祥號商民幼有

至性四歲喪父哭泣盡哀稍長工詩古文辭以監生七應鄉試不售事母解盡孝力行善舉求悅其親居喪哀毁瘠立垂老思慕猶淚下如雨家故豐不數年散之殆盡施濟不懈咸豐三年海溢力勸出粟以賑籌建育嬰堂鄉會賓興立書院義塾凡邑中善舉罔弗與獎誘後進扶持寒素遵父遺訓三十六條次第舉行每早夜省躬捶胸自責前後守令常踵門求教人咸稱爲老佛同治初舉孝廉方正十二年卒年六十四著有文集雷儆紀聞子應冑光緒丙子舉人

遺書

增訂儆信錄八卷卷首一卷附編四卷卷末一卷

黃巖縣志王培槐編是書雖本陰騭家言而編次不苟所輯諸說亦多不謬於經旨前三卷感應篇註證第四卷陰騭文註證次勸孝次戒淫次正心次功過格各一卷爲正編次經訓彙纂次勸戒雜錄次格言集要次因果實錄各一卷爲附編末卷則濟世醫方也惟首卷冥諭并圖及附編第四卷頗近語怪然此等語小說家時有之亦可以警愚俗不必以儒理爭也嘉慶丁卯陶如淵序

森玉堂文鈔 王維哲著今錄文一首詩不錄

與孫權伯明府 黃巖集

前謁琴堂適值雷霆之怒明公指天而言可謂自信之

深哲之信明公者亦深別後不寐三晝夜卽明公之言而往復思之謂生一六重罪與殺一無辜等於今時勢所言固當夫暴爲戾害慘有甚於官刑則土匪之死莫辜君子恨其遲焉夫何惜辟以止辟殺非無功而一念閒殺與生並恐可生而失其生未可死而致之死萬不及察病在得情而自喜而況乎得情之不數數也民罪應死而莫俾自新以底於死者宜何哀矜作何引咎則天心悔禍矣兵也民也賊也死者不無冤泣生者無限哀號黃巖殺運未消所冀以挽回者仗明公之積誠爲羣生所託命周書曰乃辟虞書曰寧失不經云者不敢以殺與生並而好生之德洽斯民矣刑期無刑絕殺之

爲殺視民如傷哀生之爲生皆此不敢自誘與不敢自信之心所結念而形焉者也正用反用能不失乎大造生成之意此善人之終能止殺也民如何而向善願明公之甚有以欲之也謹啟

按莊子天下篇於儒者之外言道術分裂者六家其言宋鈃尹文之道以𦓤合驩以調海內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强聒不舍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宋鈃即宋牼也孟子言其志大而號不可以其言利而不言仁義也吾觀商民先生孳孳爲善專以利物爲心其道實與宋鈃相似雖於儒者之道容有未合然以視世之人專於自私自

利而無一毫爲人者則倜乎遠矣

台學統卷九十九

台學統卷一百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躬行之學下　友行順行下

增生王梅菴先生維祺

黃巖縣志王維祺字道齡號梅菴居柔橋性純篤敦品力學不干榮利以諸生終

王梅菴處士墓誌銘　德清俞樾蔭甫撰

台之黃巖縣有隱君子曰梅菴先生余不及見其人而獲交於其子不得親炙其言論而獲讀其書以書之所言合之其子子莊孝廉所爲行狀蓋敦行不怠之古君

子也先生姓王氏諱維祺字道齡梅菴其自號也先世居縣之南鄉曰逍奧其九世祖諱世補始遷縣東之柔橋郁曾祖諱聖倫祖諱文標父諱宣澤字兌齋母盧孺人先生於兄弟行最幼居第四自童孺時資性純謹不與羣兒伍七歲入小學所業倍他兒年十一從符先生龍文學爲制義後屢以貧輟業符先生與先生之姊之夫馬君朝陽縱臾之遂就學如初先生既屢廢學懼無所成益自刻勵年二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是時盧孺人已前卒兌齋君以一門數十人無內主析其產爲四俾諸子自爲計先生由是不得專力於學一應鄉試不中式遂不與試出授徒藉脩脯供甘旨凡十年兌齋君卒

乃謝生徒家居讀書不復出矣先生貌清臞長不逾中人而舉止端重望之儼然事兒齋君以敬以順無幾微之忤事諸兄尤友愛方析產時諸兄或有所未慊輒損已貲以和解之其居家也稱有無以給衣食存贏餘以備不虞雖一錢尺帛皆有文簿可稽自奉甚約而族黨故舊之貧者必周之不以匱乏辭或爲人解紛息訟不自以爲功而受人之惠罔不報方從符先生時館於蔡氏蔡媪視先生如子先生亦母事之後媪貧不能自存月餘之粟媪卒經理其喪葬焉與人交必以誠非其人則遠之所最與善者陳君友乙符君嬾松吳君素吾終其身無閒言配徐孺人無子勸納篷室先生曰一女同

居其志不相得吾懼焉盍子兄之子徐不謂然乃副以何孺人何柔婉徐愛之先生又撫御有方閨門之內賓如也已而孝廉生先生教之以義方大要歸於樹氣節愼交遊存寬厚孝廉輯之爲家訓六篇曰述德弟一曰立品弟二曰勤學弟三曰治生弟四曰雜訓弟五曰遺聞弟六先生雖以貧廢學而好之不衰至老而四書五經尙能背誦子史諸書亦皆流覽得其要領孝廉嘗曰吾少侍先君隨所質問其應如響以爲爲師者類然及就外傅每有所叩師或不能應歸以質先君無不知者然後知先君之學之深也所著有峙鳴集一卷有眞意齋雜纂二卷醫學約鈔四卷余皆未之見所見者家訓

六篇孝廉所編次也又爲柔橋玉氏譜未成孝廉卒成之先生生於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十一日卒于咸豐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年七十有九徐孺人生女子子三其壻曰符禹九曰趙仁山曰夏印鄉側室何孺人生丈夫子棻字子莊同治六年丁卯科舉人又女子子六愉與雲何福饒虞大溶徐維齡牟泰豫顧用光皆其壻也其適符氏愉氏者俱蚤寡守義不嫁適何氏者亦蚤寡粵賊之亂遇賊不屈死孫四人曰憲曰恪曰愷曰恂孝廉既合葬先生及徐孺人於白龍山之原虛其左爲何孺人生壙書來乞銘銘曰

位不列於廟堂而行則信於父兄名不出於鄉里而澤

則被於孫子名位雖晦兮德孔修厚其本者豐其條扃
乎先生之風汞汞無斁俞樾作銘刻此幽石

先府君梅菴先生行狀 附

嗚呼自我先君見背音容聲欬寖遠益疏痛不肖無狀未能力學顯名盡逮存之養復不能紀述遺德以垂示於方來則棻罪益大況先君之學問志行自有不容泯沒者爲是茹血濡毫誌其崖略以告立言之君子焉先君諱維祺字道齡小字餘慶姓王氏先世居邑南之道奧九世祖敬生公諱世福以明萬厤間遷邑東柔橋邨世務本業孝悌力田曾大父諱聖倫大父諱文標考兌齋公諱宣澤皆以質直好義見稱閭里閒妣盧氏下盧

郡人先君自幼資性純謹不與羣兒爲伍七歲入小學即善解悟所業倍於他童年十一從東城符嘉升先生名龍文邑庠生學爲制義輒見稱許十三歲改從楊會貞先生名茂元楊輿人廩生先生稱之明年將輟業符先生聞之謂兒齋公曰以令嗣之姿加三年學必汔於成某知之深故不敢不告先大父因令先君仍就符先生學時家眾數十人食用繁多生計頗窘明年仍輟業明農三載年已十八矣會姑夫馬梧岡先生名朝陽東城人補弟子員言於先大父曰如某愚頓尙獲齒多士列小舅天姿明敏竟令廢學可惜也於是復令就學如初先君既久廢學恐無成遺親憂則刻苦自厲明勤晦休無日以怠歷從潘愚泉

名紹濂東禪巷人歲貢生李平齋名秉鈞石曲人歲貢生孫雲軒名學錦天台人舉人王南屏名于宣西橋人舉人夏寶田名鼎中巷人歲貢生諸名宿游而同學諸公如孫純絢名鎮諸生李靜軒名誠拔貢生官知縣朱藕堂名瑱進士官同知陳友乙名文甲原名正瀾歲貢生王洛東名九疇歲貢生之流又皆一時之儁先君自恥不如益沈潛深造不劬由是所學大進爲制義清和醲茂迴異凡近五七字雖不多作然亦清婉可諷誦文名雀起年二十四入邑庠方是時盧孺人已厭世兌齋公以食指日繁家無內主析其產爲四俾諸子各自爲計先君由是不獲肆志於學明年浙闈報罷遂不復就試又明年遂出授徒資館穀以爲養者凡十年及兌齋公既歿旋抱西河之戚乃謝生徒家居讀書

以自樂先是嫡母徐孺人屢產不育勸先君納簉不許已而連舉數女人繁室隘鉛槧無備乃相都之東偏徙居之先君慮二女同居勢多睽革欲立兄子爲嗣不娶妾而嫡母雅不謂然固請乃許因聘生母何孺人母性柔婉嫡母親愛之先君亦自撫御有方以故嫡庶甚相得無詬誶聲旣產不孝棻甫再週卽教以文字與解說所以期望之者甚遠而棻數以疾廢學無所增益年十二乃令出就外傅自就傅後常以敬明師親益友恩待僮僕爲訓至於狎邪比匪之傷博弈洋煙之害尤諄諄訓戒累千百言以故不肖棻雖無狀然不敢有所沈溺放縱以見棄於時而於敬師信友之道易事難說之風

猶兢兢檢攝不至背而馳者以有先人之言爲之主也道光庚戌棻補學官弟子時先君已七十三又三年嫡母徐孺人卒年七十五又明年弱息病殤其時先君夢至一處迷不得路有相識者抱其身離地者三曰此君之壽數也及覺先君自卜三年後當厭世家人皆不信而不謂其果驗也疾作時棻猶應試在郡比歸而疾已不可爲矣嗚呼痛哉先君天性孝友不妄交遊事兒齋公敬順無忤甚爲所鍾愛與人交必以信義相摩厲或非其人遠之而已惟陳友乙符嫺松（名簡善書布衣）吳素吾（名鋌庠生亦善書）三先生相得甚歡始終無閒嘗戒棻曰人之成敗在於取友所交非人則身名俱裂矣居家廉靖自守

一切官府獄訟之事未嘗干預唯力所能及者則解紛息訟亦樂爲之而未嘗以爲己功至於受人之惠則無不報者從學符先生時書院在河岸蔡氏蔡故富室其媪視先君甚善愛之如子先君亦母事之後蔡媪貧至不能自存先君月餽之粟時往候焉及歿棺衾殯葬之資皆取辦於先君而他人受媪惠者皆不至與諸兄尤相友愛至老無閒析產時諸兄或有所較計先君輒損己貲以和解之已而諸兄有匱乏者時復量給焉晚歲三伯父光寶先君屢欲迎養於家而伯父性介不肯從及伯父歿先君乃大慟時已抱羸疾因是益劇後二十餘日亦逝嗚呼痛哉先君雖屢以貧廢學而嗜之不厭

所造甚深聖經賢傳尤常加意故雖老而五經四書略能背誦唯不喜佛氏書常曰吾百年後愼毋作佛事也其他史鑑諸子多嘗流覽得其要領棻少受庭訓隨所質問其應如響以謂爲師者類然及就外傅每有所叩時師或不能荅歸以質於先君則無不知者然後知先君之學之深也先君之治家也守司馬溫公之訓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有無給衣食存贏餘備不虞裁冗費禁奢華師謝宏微之法一錢尺帛皆有文簿可稽其大要主於勤儉凡農圃勞勩之事能身親之知其曲折人不能眩自奉甚約不擇衣而衣不擇食而食嘗誦陶靖節詩云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多不營而

以求自安又曰勤則多入儉則寡出多入寡出生財之大道也因以訓其子且曰士必無求於人而後可以不失所守毋效晉人清談自誤也至於居恆隨事啟迪必以義方而大旨歸於樹氣節愼交遊存寬厚今輯錄之爲家訓六篇其所自著有時鳴集一卷一房山制義一卷有眞意齋雜纂二卷醫學約鈔四冊及他古今詩文讀本共十六冊藏於家謹按此十六冊盡爲粵賊所燬自敬生公始宅柔橋未有家譜志甫公以上五世已載逍奧舊譜而其後闕如先君采傳聞據木主斷自雨初公以下作柔橋王氏譜略二篇使後人有所考道光乙酉逍奧以重修族譜來告先君欲以譜略付之既而以舊譜近誣因不

著錄而以命棻曰汝爲我成之今不肖棻敬承先志增修家譜而先君往矣嗚呼痛哉先君貌清臞長不及中人而步履端重舉止儼如家居無崖異接人甚敬而和鄰人乖爭卽爲之不樂年登大耋聰明未衰臨危之時精神轉朗處分後事無亂命者嗚呼哀哉先君生於乾隆戊戌閏六月十一日卒於咸豐丙辰十月廿三日享壽七十有九元配徐孺人勤儉不妒忌自有狀生女三人長適館驛巷邑庠生符禹九早寡不嫁次適同嶼下嶺趙仁山先卒次適中巷夏印鄉側室何孺人性寬和耐煩劇事夫鞠子不厭劬瘁與女君相親順閨門之內穆如也生子一人棻六女長適上仙浦喻與雲次字梅

黎巷何福饒次字道義巷虞大浴餘未字孫一人後六月始生嗚呼先君貞不忤物和不失己孝友于家勤儉于身爲善不近名聲讀書不爲章句求之於古人其必有合者矣自中年以後閉戶息交日與田夫野老話桑麻課晴雨陶元亮南村之宅取蔽牀席顏子淵負郭之田足備粥飦先君庶幾焉然而君平棄世世亦棄之仲蔚逃名名亦逃之非有大人先生表而出之誰復有知之者乎此棻所以深悲且懼而急欲圖之者也咸豐丁巳冬不孝男棻謹狀

雜錄

王梅菴先生八秩壽序　姜文衡撰　北山文鎮鈔

梅菴王先生衡入學之老同年也衡昔以早歲濫廁黌序同列皆齒長於衡先生年二十有四亦幾倍焉又與先舅氏錯菴公稱莫逆交故衡夙以前輩事之小大從過時祗承訓誨矣然自甲子省垣而後蹤跡闊疏不獲親風旨者四十餘年丙午歲先生命其子棻從學於前陳書院始得詳詢素履知先生居家接物慈和友悌敦儉樸愼取舍重然諾犖然想慕其爲人次年就館城中始得謁先生於家見其負郭而居竹籬蓽戶有野老風入其室几榻蕭然圖書滿架儒家清況宛然在目先生冠服出迎歡然道舊時年已屆古稀精神矍鑠耳目聰明而溫良恬靜之氣溢於詞色間衡固知先生有上壽

徵也今歲浴佛之期王生謁余而告曰六月十一日爲家君初度之辰今年登大耋康强如初棻欲開八秩之筵奉觴爲壽而家君素性清儉固辭不許惟先生一言以侑之衡謂六老繪圖丹崖題壁杖朝之齒昔人以爲難即往年同列三十餘人至今晨星碩果鮮有存者衡雖苟活亦瞢然無所用惟先生如魯靈光巋然獨存可不謂天眷之厚乎況先生五福已備其四眉壽燕喜可無固辭抑衡更爲生期者昔孔子孝經垂訓以立身行道揚名以顯父母爲孝之終人子所以壽其親者莫此爲大今生好古積學蘄爲膠庠翹楚願更進之以敦行繼之以無倦養之以謙光他日雲逵鴻漸行將振衣

鳳闕簪筆　螪拗否亦經明行修爲都人士模楷而先
生以耄期之年膺　寵誥享令名此時躋堂介壽非唯
閭里之榮已也衡忝附驥尾猶冀天假之算得與稱觴
溯鼓篋於盛年逃班行之樂事請爲先生翹足俟之謹

序

梅菴王先生誄并序　芳軒稿

副貢王承弼華農撰　蘭桂齊

邑東有柔橋焉半郭半村有山有水清溪一曲古木千
章桑柘陰翳於焉聚族川原清淑此中有人歲方絕夫
龍蛇道遂嗟於麟鳳盍梅菴先生者社友王子莊棻之
尊人也有聲黌序世居於茲先生高年清德爲一鄉碩
望年七十九終于咸豐丙辰十月日知與不知咸痛惜

焉子莊苦塊之餘以狀見示而命爲之誄嗚呼哀哉當
閉門讀禮之乖臚傳先德正罷社廢詩之日欲譜芳徽
善則親歸謝康樂從茲述美情緣義起潘安仁爰是命
詞誄曰
緊維先生靈修邁往潛德不燿平易近人不爲孤陗追
蹤淵明希蹤逸少不惠不夷庶幾同調卓犖觀書沉寥
吟眺六籍笙簧百家騰趠泮林鸞翔阿閣鳳叫忘情軒
冕混迹耕釣青箱青氊吾家故物菑畬焉惟經耕也惟筆
坐擁百城南面勿易問字酒來東脩羊至以洽伯仲式
飲式食花分紫荆萼聯常棣儒素家風泊然寡營有書
可讀有田可耕山翁園叟較雨量晴行歌曳杖空谷傳

聲舉案孟光夢蘭燕姞荔枝挺生琪樹晚茁分得鳳毛詒謀燕翼明德達人父作子述壽考無疆子孫逢吉桑榆景恬崦嵫日暮天下玉棺人歌薤露老成雖謝典刑如故嗟予小子生已晚矣不隔雲山未親杖履讀其文章光風蘭芷想其手標月明瓊蘂其遇物也萬頃波澄其律已也千尋嶽峙神遊太素脫屣塵滓景行有懷聞風思起桑梓敬恭惟先生耳嗚呼哀哉

王梅菴先生像贊并序　廩生姜丹書冊言撰

梅菴先生既捐館其嗣子莊奉遺像請余識其顛憶弱冠晤先生於城北別業覩其儀容知爲湻篤君子心敬之未嘗忘後二十餘年獲與子莊交時得領略先生言

論淵淵乎大雅之風令人情爲之移今先生往矣其品行之湻學問之篤詳於家傳者無俟余贅也維是私心企慕有不能已已者因綴數言以識嚮往贊曰

黝然其貌睟然其容孝友根性經史羅胸衣冠古樸氣度謙沖載瞻載仰如坐春風

華鐙何煌煌篇恭介梅菴老伯八旬壽　舉人蔡箎仲吹撰

華鐙何煌煌照此綺席隅丈人堂上坐賤子階下趨再拜陳一言捧觴爲翁娛翁言勿勸說捃摭岡陵呼握翰顏有忸欲言口囁嚅敬識一二語請爲衆賓臚翁家東郭門桑柘交庭除十雙下潠田歲入恆有餘釭面足舂酒案頭多異書阿戎我舊交昂昂汗血駒譚經失馬鄭

解字窮蒼沮披奇四部藏補亡三篋遺詩筆筆謂文也古謂筆爲文如六詩三筆杜詩韓筆之類皆可證各矯矯不受形骸拘山嶽走奇氣風雲鬱壯圖論古貴獨斷神鋒若湛盧尤工樂府詞力正扺豨櫟時流善歠歠抉摘無完膚使酒或罵坐自稱高陽徒有時意不適著論詆兩廡窮通有時命十載猶泥塗文采不庇身如彼鳳在笯鵾鵬一變化九萬天風扶蜚英入玉堂振翮淩雲衢文章懾凡鳥儀羽賚

皇都斑連綵衣裳歸以歡桑榆卽今未特達望氣知璠璵商歌半畝宮顏色何敷愉時溫黃香席亦肩陶潛輿吁嗟負米樂三公寧易諸甑生昔投分鍼芥叨相於因羣及拜紀歲辛月在如一別四五載歲月忽已徂天眞固頤

鬒髮白顏加腴今茲攬揆長化日壺天舒稱觥集諸彥
高門溢履絢子舍修潔白舂粹薦園蔬鞠膳羞高堂衆
賓以次需余亦忝末坐泥飲判百觚燦燦南極星流光
如白榆截蓬持作矢采桑持作弧今夕復何夕佳氣充
戶閭壽公以千古頌禱徒區區

王梅菴先生輓詞　姜文衡撰　北山詩鈔

我聞詩稱留子嗟邱中所樹麥與麻又聞古有北郭士
種樹灌園謝朝市百世而下緬高風梅菴先生繼其蹤
一室圖書自怡樂一畝園林爲邱壑課農桑兮耽琴尊
臥松桂兮友雲鶴性敦樸以淵涵氣沖和而澹泊憶昔
先生遊名場忝附驥尾參翱翔蹉跎輾轉不相見埽軌

杜門鬢已蒼空谷懷人復幾年先生忽齊渭叟肩象賢
有子酌大斗賓朋洗爵皆英賢何意先生厭人世飄然
駕鴻乘紫煙嗚呼士行無叔度京洛風塵緇變素紛紛
挾冊驚聲華誰識南山豹隱霧芙蓉城中悵杳然春花
冥冥春日暮江村繞郭綠平蕪長挹清芬滿江樹
遺書

王氏家訓一卷

黄巖縣志是書皆其平日訓子語其子棻編次分述
德立品勤學治生雜訓遺聞六篇大旨主於樹氣節
慎交遊存寬厚而立志有恥二言尤學者首務也

王棻後序

夫道隆親故授治法於伯禽學重禮詩述心傳於孔鯉惟茲庭趨之啟牖實爲家訓之濫觴先君梅菴先生敦品力學正己刑家行也無邪言尤有物凡在燕閒之日類多穀似之詞棻少受義方長傳家學佩趙氏三年之箴不敢遺忘守漢廷萬石之風惟虞失墜輒私載筆用代書紳自棄養來嗒焉如喪深懼提撕之日遠以致尤悔之交叢爰就前聞書之三復謹加覆校定爲六篇悵謦欬之如生歎音容之已逝風木之痛其何以堪菑穫之承曷敢不力藉盤盂之警匪欲方駕乎古人謹篋笥之藏用以垂示於來世云爾咸豐丁巳嘉平月男棻敬述

時鳴集一卷

按是集凡七律七首試律十餘首附雜文一首蓋皆少作歿後其子棻錄而存之辛酉之亂爲粵賊所燬惟存家譜所載七律三首雜文一篇耳

王棻後序

梅菴先生旣歿之二年其子棻乃喟然歎曰先君之音容不可得而見矣其猶可倆彿而得之者手澤存焉耳迺理舊篋檢錄遺詩凡得七律七篇益以試律十餘篇附雜文一篇都爲一卷仍其舊題曰時鳴集什襲藏之先君行爲士式學爲人師而於詩顧未嘗留意惟少年課試之作勵有存者故所錄止此雖然豈以多爲貴哉

漢蘇李爲詩家之宗其傳者不過四三篇崔駰傳毅僅一二篇至四晧采芝乃以四人共成一篇然其詩皆膾炙人口與古爲新而後之詩人有累千百篇而反不傳者信乎可傳者不在多矣且夫詩者固先君之餘事也錄而存之詎欲藉是以傳先君耶亦使後之人知先君之於詩非爲之而不能乃能之而不爲耳豈以多爲貴哉男棻謹識

清芬集一卷

按是集王棻所編以述其父梅菴先生之遺德凡詩四篇文四篇而以已所爲行狀附焉又附徐太孺人行狀及誄於末

王棻自序

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此陸士衡文賦語也吾先人隱處息交潛光不耀其於駿烈蓋無可言若乃皖耕還讀南岳之清事非遙有道無功東皋之遺芬未沫風規足式稱頌有辭縱不能掩迹於前懿亦足垂示乎後嗣爲爰彙而錄之顏曰清芬以附於遺集之後咸豐庚申旦月下弦男棻謹識

梅巷先生遺集三卷

按是書合前三書爲一集卷上爲王氏家訓卷中爲時鳴集卷下爲清芬集瑞安孫太僕衣言爲之序

梅巷先生遺集序

瑞安孫衣言劭聞撰　遜學齋集

同治三年正月予自壽州旋里過金華遇學使吳和甫前輩極稱黃巖王子莊之賢予心識之又二年予在杭州書院子莊以試事來杭與余同居喜其儒雅溫粹以謂雖其爲學之勤而淵源所漸蓋必有得於父兄師友之益子莊在書院孳孳誦讀閒則手鈔其先人遺訓六篇爲梅菴先生集予取而讀之則皆菽粟布帛之言未嘗稍爲高談詭論而饜切人心令人往復循誦不能自已然後知子莊學行之美其淵源固有在也先生脩身績學雖以老諸生終而年登上壽鄉里崇敬推爲祭酒子莊又善讀父書謹守先生之訓以自淑其身凡先生所謂立品讀書取友之道皆能篤信而允蹈之既以優

行充貢復登丁卯賢書其所以顯親揚名將益光大盛美先生可謂善教其子子莊可謂無忝所生矣今夫松柏杞梓豫章梗柟千章之木百尋之幹蔽風雨而干雲霄者其所產之地必在大川窮谷水土之所聚陰陽之所會苟非其地則不能以生美材而斧斤牛羊之害滋培擁護之功之恃乎人者無以繼之則亦無以成其美矣子莊仰承家學備有淵源可謂篤生之慶而所以滋培擁護之方則卽此一卷之書有終身行之而不能盡者是在子莊之自爲矣昔南宋之季黃巖諸先輩儒術最盛南湖杜先生兄弟師事朱子而其後有淸獻之相業車敬齋隱居講學其子臨軒兄弟繼之至玉峰雙峰

而其道大光當時儒學名門後先承接之美令人心嚮往之以子莊之賢而能恪守先生之遺書充而大之以復乎南宋諸儒之盛軌則後世論黃巖王氏之學推厥本原必以謂自先生發之矣同治辛未正月瑞安孫衣言書於治城山莊

梅菴先生遺集跋　枝江張盛藻春陔撰時爲溫州府知府

子莊山長出所編尊甫梅菴先生遺集見示盛藻受而讀之其脩身行己動合要道處如宋儒語錄其處世待人足以厲薄俗而式後昆皆先正格言黃河之水其源濫觴我子莊先生淹貫百家究心六書箸作日富將來大集刊布時即以家訓六篇弁其簡端使後之學者知

淵源有自來云瑞安孫琴西方伯既為之敘盛藻不能
文謹綴數語於卷末以志景仰光緒己卯四月枝江張
盛藻識

又跋　永新龍文彬筠圃撰時為江西友教書院山長

黃巖王子莊孝廉主講吾省經訓書院時予承乏友教
過從最洽子莊溫雅而敦樸廸士周而有則淵然有道
君子也一日出所編尊甫梅菴先生遺集見眎屬緊以
言受之卒業然後歎吾子莊之學行所漸者深也夫崑
山出丹水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是生元玉不周之
山東望泑澤其源渾渾泡泡爰有嘉果自來瑰傑之生
必有厚德以培蘊于前然而造物報以貴顯不如報以

才賢之珍且難先生種德基仁而老于諸生誦家訓六篇皆本其所躬蹈者以範其後子贍云李邰隱德之報在其子固非今子莊之謂耶或曰天台秀甲東南冥奧周迴靈奇之蟠鬱非但神仙窟宅亦代多隱君子鍾其閒然而旁掩赤城俯臨海嶠雲嵐浮動時出沒隱見于汗漫空虛之際紆縈演漾若有所待者將何爲也子莊其知之矣光緒九年中秋前三日永嘉龍文彬謹識

又跋　南海潘衍桐嶧琴撰

咸豐辛酉黃巖王君子莊以優行貢成均余亦以是年登拔萃科與子莊爲同年爨居都門耳其名久矣比來浙江將有輶軒續錄之刻始與之緘素往還網羅缺失

予深賴之今冬過霞城出其手編尊甫梅菴先生遺集
徵序於予展讀數過憬然識先生垂教之旨與子莊編
集之盛心也集舊有孫琴西前輩序一首其於賢裔梓
家學之淵源鄉先達儒術之授受亦既表暴無餘蘊矣
余何能更益一詞哉顧重違子莊之意不獲以不文辭
謹援古人一書不兩序之說而識於簡末曰自古畸人
逸士隱居樂道其嘉言懿行足以坊表後世者何可勝
道而苟無賢子孫掇拾而編輯之則其書既散佚而不
傳其人亦湮沒而不彰百世下且欲考其姓字而不得
者有之矣今梅菴先生以一諸生老里閈積學敦行其
視古之人何以異而子莊獨能守先澤編遺訓以顯揚

而光大之此固先生之善教而亦子莊之善繼善述有以曲成其志也子莊又本清芬世德之思推而至於桑梓嘗輯成黃巖集三十卷一邑文獻悉萃其中今已刊布行世矣近復助予採輯詩錄吾知山砠水涯零篇墜簡必有因是而復出人間者昔人謂收拾前賢著述其功比諸掩骼埋胔此雖戲言要亦至論設使一邦一邑之間皆有若子莊其人者留心纂錄則古今文獻之傳豈不重有賴哉此又予之撫斯編而不禁徬徨興感者也光緒庚寅冬十有一月浙江學使者南海潘衍桐敬識于台州試院之四照樓

又跋 貴縣陳璚庚生撰

王君子莊孝廉黃巖積學士也洽聞殫見綜貫百家而尤長於說經漢學源流洞窺堂奧其操行誠篤復有古儒者風余三守台山與邦人士結文字緣者所在皆有而子莊主講郡城正學書院公暇瀹茗談詩挑鐙講藝交契尤深每嘗挹其言論丰采以爲如君之蘊蓄純粹其世德之稟承當必有異者一日出所手編尊甫梅菴先生遺集見示余受而讀之言質理精皆切於治家處世之肯綮然後歎木之茂其枝葉者其根必固水之出於渤澥者其流必長今子莊能守楹書敬承先志益得力於家學者本原固有在也集爲文凡六篇瑞安孫琴西方伯既爲之序今南海嶧琴潘學使復識其簡末所

以闡揚盛德者既詳且備余復何言特以先生隱身里閈名不出諸生而潛德必發光啟後人詩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讀先生家訓其亦有所振興乎今子莊毋老不仕循陔養志方以經術訓後進門牆箸錄實繁有徒他日業富藏山揚芬前哲依源整派實是編為之嚆矢也爰不辭而綴數語於後以志景慕之意云爾光緒十有六年歲在庚寅嘉平月十日鬱平陳璚謹識於台州郡齋

家訓 節錄

人莫先於立志莫重於有恥能有恥然後能有志所志既定乃可言品 一狂者進取有志者也狷者有所不為

有恥者也　貪之一字最足壞品故見利思義則不貪財而廉之品立矣見危授命則不貪生而義之品立矣昔岳忠武以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卜天下之太平余以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覘士人之氣節蔡按不貪財爲清節不貪生爲忠節皆氣節之學也　世間孝子悌弟乃是眞人品舍此不務而侈言氣節則矯僞之流耳　學人敬師當如敬父一般語云一日爲師終身爲父誠哉是言凡不知敬師者決不能成學者也　凡人學業成敗視其所取友友得其人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友失其人如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故讀書人最重擇友蔡按孝子悌弟尊師取友皆躬行之事

人能化去利心則立身自然高雅人能常存厚心則

處世自覺寬閒　凡人行事須防人知其過而已不知其過便日流爲小人而不自知須時時點檢自已行事刻刻隄防外邊物議庶無大謬不然之行耳　右立品

讀書第一要心靜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心靜則明而書能解矣心靜則定而書能記矣能解能記博極羣書不難矣　讀書不可間斷語云學問不日進則日退凡讀書人行立坐臥時時不可忘學

觀書須留心留心則能解能記遇精要處須將此心提起若只鹵莽看去雖閱盡五車與吾仍不相涉也

讀書須明大義聖賢言語俱是教人依而行之不但記誦已也棨按能依聖賢言語而行上之可希性理之儒次之亦不失躬行之士　年少氣

盛往往自謂勝人實則學問未到凡深於學問者未有不自視欿然者也　學文之法唯多讀多做多商量本歐公語則文自佳三者之外別無良法菜按詞章之學當以此言爲法　世傳吳朗公先生讀盧令一篇達旦不熟爲偷兒所罵以爲朗公少記功非也乃反覆咏歎以求其意味也此正朗公善讀詩處菜按訓詁之學當以此言爲本　彼罵之者誠偷兒之見耳　右勤學

語云天下無如喫飯難喫飯非難所以喫者難也爲君者須以敬天勤民喫飯居官者須以忠君憂國喫飯菜按忠君憂國乃經濟之本　爲士者以品學喫飯庶人以勤儉喫飯此其所以難也　凡人勤則多入儉則寡出多入寡出謀

生之長策也量入爲出保家之要圖也棻按治國理財亦不外是由此充之亦經濟之學也　人生祿命有限撙節之則長縱恣之則短語云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我生平衣唯取蔽身食唯求充腹非垢敝則布素何殊絲縠非穢敗則藜藿何遜膏粱物物愛惜事事裁省覺留不盡處儘有餘味　凡用財當用者輕視之不當用者重視之夫財者人之所賴以生固不可不重然苟於當用者而不用是直守錢虜耳況又有以所生害其生者乎　右治生

忠厚者撫用之別名世之所稱忠厚者是也其實忠厚二字最要最難忠者不欺其心厚者愛人以德彼以刻薄爲能者眞失其本心哉　凡待童僕要有恩有體陶

靖節居官時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卽此一言恩體兼盡吾嘗見學人與館僮計較少財物最失體統汝宜戒之　士人之害未有甚於狎邪者喪名一也敗檢二也傷生三也耗財四也召殺五也生子淪於汙賤六也妻室多致不睦七也子孫無所觀法八也交遊多匪類九也煙賭從此興十也有此十害卽偶爾失足尙且不可況耽樂其事乎　天下有不用刀而能殺人者訟師是也士人貧乏只宜課徒餬口若習爲刀筆是自殺其子孫矣　孔子曰老之時血氣旣衰戒之在得我今年耄恐有貪得之心常念孔子斯語不敢忘也汝當少壯尤不可不思所戒菜拔君子三戒益躬行之嚴者於此

而不知戒亦不足

言學矣　右雜訓

遺詩

詠竹　兩浙輶軒續錄

淩霜堅節獨存眞竹箭青青自有筠雪後浮煙清夏玉

風前埽月浪翻銀花含鳳實欺凡鳥籜解龍孫羨錦鱗

千畝渭川應似舊小園風景更超倫

台學統卷一百

台學統後序

余讀一所金先生台學源流歎其編纂之盛心而惜其敘述之太簡未足與起學者向慕之心且又專錄性理之儒或非人人之所同好夫孔門立教尙分四科豈後之學者顧勝於聖人之徒而乃專言德行乎然而四科之學爲之必有其本成之必有其歸用特以氣節冠於前以躬行殿於後此今日纂述之微意也而論者顧或疑焉葢謂四科之外不當復贅二科耳竊嘗以聖言攷之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此非氣節之士耶宗族稱孝鄉黨稱悌言必信行必果此非躬行之士耶斯二者於四科宜何屬焉其論人也曰直哉史

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此非氣節之徒耶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此非躬行之徒耶斯二人者於四科又何屬焉且氣節略分三宗而以高節爲首則隱居求志之士也躬行亦分三宗而以友行順行爲終則尊賢取友以成其德之君子也而孔子乃言隱居求志未見其人豈四科盡在氣節之下歟又曰文吾猶人躬行未得豈四科盡在躬行之外歟不知四科之賢皆以氣節爲本而以躬行爲歸者也嚮使德行無氣節則或流於鄉愿言語無氣節則或流於佞人政事無氣節則爲小知之士文學無氣節則爲小人之儒是四科者必以氣節爲本矣且德行固見於躬行政事亦本於身教

言語之士論篤必非色莊文學之儒通經必能致用是
四科者皆以躬行爲歸矣草野散儒見聞寡陋惟恐吾
台之士或有所遺是以廣爲六科勒爲百卷詩文撰述
甄綜綦詳庶幾鄉先賢之學問性情文章德業或藉是
以傳梗概焉由是後進之士從其質之所近心之所好
感發興起景慕前修希驥亦驥希顏亦顏則亦有志爲
學者之一助云爾光緒二十年歲在甲午八月廿有一
日黃巖王棻書於柔橋隱居之賴軒時年六十有七